

吴人评点

长生殿

[清]洪升著 [清]吴人评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吴人评点

长生殿

[清]洪升著 [清]吴人评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人评点长生殿 / (清)洪升著; (清)吴人评点; 李保民校点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7
ISBN 978-7-5325-5997-8

I. ①吴… II. ①洪… ②吴… ③李… III. ①传奇剧
(戏曲) 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07.3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3547号

吴人评点长生殿

[清] 洪升著

[清] 吴人评点 李保民校点

创意策划 / 李保民

封面设计 / 严克勤

版式装帧 / 王剑 李保民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编: 200020)

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发行经销 /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制版 /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 /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787 × 1092 1/18 印张 8 $\frac{12}{16}$

版次 / 2012年7月第1版

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/ 1—4,300

ISBN 978-7-5325-5997-8/I · 2383

定价 /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

序

自唐乐史作杨贵妃传，陈鸿更为《长恨传》，香山衍而歌之，从此诗人公然播诸乐府，以视武媚娘《桑条韦》殆有甚焉。金元杂剧，有白仁甫《梧桐雨》，庾吉甫《霓裳怨》，岳百川《梦断杨贵妃》三种，考其弦索，亦寥寥矣。钱唐洪子昉思，素以填词擅场，流寓青门，尝取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谱成院本，名《长生殿》，一时梨园子弟，传相搬演。关目既巧，装饰复新，观者堵墙，莫不俯仰称善。亡何，以违例宴客，为台司所纠，天子薄其罪，仅褫弟子员以去。洪子既归，放浪西湖之上，吴越好事闻而慕之，重合伶伦，醖钱请观焉。洪子狂态复发，解衣箕踞，纵饮如故。噫嘻！昔康对山罢官汧东，自弹琵琶，令青衣歌小令侑酒。彼曲子相公薄太史不为，况措大前程，宁足惜乎？若以本事言之，古来宫闱恩爱，无有过于玉奴者。华清赐浴，广寒教舞，一骑荔枝香，固为风流佳话。至七月七夕感牛女事，私誓“生生世世，愿为夫妇”，则君王臣妾，得未曾有者。既而兴庆楼前，秋风飞雁；马嵬坡下，夜雨淋铃。宛转蛾眉，伤心千古。洎夫方士招魂，九华惊梦，金钗钿盒，重话三生；比翼连枝，天长地久。其与汉家天子“是耶非耶”，迥不侔矣。计其离合姻缘，备极人生哀乐之至。今得洪子一笔挥写，妙绝淋漓，假使妃子有灵，生既遇太白于前，死复逅昉思于后，两人知己，可不恨矣！安知不酌葡萄，敛绣巾，笑领歌意，为清平调之续乎？乃洪子持此传奇，要余题跋，余八十老翁，久不作狡狴伎俩，兼之阿堵昏花，坐难卜夜，虽使妖姬踏筵，亦未见其罗袖动香香不已也。聊酬数语，以代周郎一顾而已。西堂老人尤侗，书于亦园之揖青亭。

才人不得志于时，所至诘抑，往往借鼓子、调笑为放遣之音。原其初，本不过自摅其性情，并未尝怨尤于人。而人之嫉之者，目为不平，或反因其词，而加诘抑焉。然而其词，则往往藉之以传。洪君昉思好为词，以四门弟子遨游京师。初为《西蜀吟》，既而为大晟乐



府，又既而为金、元间人曲子。自散套杂剧，以至院本，每用之作长安往来歌咏酬赠之具。尝以不得事父母，作《天涯泪》剧，以寓其思亲之旨。余方哀其志，而为之序之。暨余出国门，相传应庄亲王世子之请，取唐人《长恨歌》事，作《长生殿》院本，一时勾栏多演之。越一年，有言日下新闻者，谓长安邸第，每以演《长生殿》，为见者所恶。会国恤止乐，其在京朝官，大红小红已浹日，而纤练未除。言官谓遏密读曲，大不敬，赖圣明宽之，第褫其四门之员，而不予以罪。然而京朝诸官，则从此有罢去者。或曰牛生《周秦行记》，其自取也；或曰沧浪无过，恶子美，意不在子美也。今其事又六七年矣。康熙乙亥，余医痹杭州，遇昉思于钱湖之滨。道无恙外，即出其院本，固请余序。曰：“余敢序哉？虽然，在圣明固宥之矣。”余少时选越人诗，而越人恶之，讼余于官。捕者执器就余家，捆余所为诗，囊毁之。姜黄门赠余序曰：“膏以明自煎，所煎者固在膏也。然而象有齿以焚其身，未闻并其齿而尽焚之也。”昉思之齿未焚矣。唐人好小说，争为乌有，而史官无学，率摭而入之正史。独是词不然，诬罔秽褻概屏之而勿之及，与世之所为淫词艳曲者，大不相类。惟是世好新闻，因其词以及其事；亦遂因其事，而并求其词。虽幸存而或妍或否，任人好恶，余又安得而豫为定之。萧山毛奇龄题。

元人杂剧中辄喜演太真故事，如白仁甫之《幸月宫》、《梧桐雨》，庾吉甫之《华清宫》、《霓裳怨》，关汉卿之《哭香囊》，李直夫之《念奴教乐》，岳百川之《梦断贵妃》是也。或谓古人有作，当引避之。譬诸登黄鹤楼，岂可和崔颢诗乎！此大不然。善书者，必草《兰亭》；善画者，多仿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就其同而不同乃见也。钱塘洪子昉思不得志于时，寄情词曲，所作《长生殿》传奇，三易稿而后付梨园演习，匪直曲律之精而已。其用意一洗太真之秽，俾观览者只信其为神山仙子焉。方之元人，盖不啻胜三十筹也。秀水弟朱彝尊题。

余于燕会之间，时听唱《长生殿》乐府，盖余友洪子昉思之所谱也。往至武林，过昉思索其稿，仅得下半。后五年，为康熙庚辰岁夏六月，复至武林，乃索其上半读之，而后惊诧其行文之妙。窃惟黄帝命伶伦作为律而乐兴焉，下逮春秋时，郊庙、燕飨、朝会，莫不用乐。其所歌者，类皆三百篇之诗。汉兴，至孝武帝始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越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举司马相如等数



十人造为诗篇，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。六代三唐，亦多以乐府题为诗。唐之末世，遂变为词。至金则以词编入小说家言，至元而盛，至明而益扬其流。凡燕会间，宾入大门而奏，卒爵而乐阕，奠酬而工升歌。歌者在上，匏竹在下，依然犹有先王之遗风焉。外此而弗用者，第郊庙而已。然论其文之工者，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、《牡丹亭》而外，指不多屈。昉思是编，凡三易稿乃成。故其文字有意以立句，句有意以连章，章有意以成篇，篇而章，章而句，句而字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故其音悠扬婉转，而出于歌者之喉，听者但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。夫不知其所以妙者，何也？以其不知行文之妙也。余因反之复之，讽咏徘徊。见其后者、先者，反者、正者，曲者、直者，缓者、急者，伏者、见者，呼者、应者，莫不合于先民之矩矱。昉思怀才不得志于时，胸中郁结不可告语。偶托于乐府，遂极其笔墨之致，以自见其文。虽为昉思之文，而其事实天宝之遗事，非若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、《牡丹亭》者，皆子虚无是之流亚也。窥其自命之意，似不在实甫、则诚、临川之列，当与相如词赋上追律吕声气之元，而独乐府云乎哉！是岁嘉平月，弟无锡朱襄序。

余尝自负能论文，外而仰观于天，见天之时时能变也，而善为文者，亦笔笔能变；内而俯察于心，见心之念念能转也，而善为文者，亦笔笔能转。余是以知文章之妙，固出之于天，发之于心，不必仿步前人，锢其所法，障我性灵。而自为之，则字字幻化，句句幻化，节节幻化，篇篇幻化。不可拘执，不可捉摸，纵横肆出，冲亘八隅。如惊雷，如掣电；如暴风，如疾雨；如烈日，如寒冰；如秋空之皎月，如幽谷之香兰；如桃李之铺千万顷，如松柏之不雕于岁寒；如天马之馭空，如仙子之独步；如处女，如脱兔；如忠臣孝子之愁思，如嫠夫寡妇之叹息；如幽人之于于，如烈士之矫矫。奇怪百出，难以形状，略举数则，不能尽之。然每际名下士，与之抵掌掀髯，倾翻今古，论列是非，指摘可否。始而瞪目，既而竖眉，则叱我恨我，让我骂我，掉臂疾去，都欲杀我。何哉？我则终日以思，终夜以泣。某某固名下士也，而何以出此言耶？必吾言之过也。遂反复检圣人之言以读之，终日夜仰观于天而问之。俯吾之灵明，而心继以辨之，则翻然益信吾言之无过，而知名下士不识天与心也。呜呼哀哉！终日游于天之下，而不识天；终日驰于心之内，而不识心。而执笔为文，号于天下，曰吾雄也、迂也、韩也、柳也、欧也、苏也，能不自反而问诸天，问诸心耶？呜呼哀哉！彼名下士，固同受教于冬烘先生者也。同受教于冬烘先生，则同是一冬烘之天，冬烘之心，冬烘之手，冬烘



之笔。同为冬烘之文，因而集天下之冬烘，同发冬烘之论，而共谋以杀。夫违冬烘之言者，则安能与之敌也。或者进余而问曰：“子论文而言天与心，麾斥名下士，殆何所据耶？然今日名下士之文，亦非可轻矣。吾尝读其文，有反有正，有呼有应，有回有互，有承有转，有收束，有开拓，有段络，有辞华，子亦未可轻言也。”呜呼哀哉！此余之所以谓此为冬烘也。举世以此为文，所以余谓世无文也。我不识何时何人，作此反正等法，流至于今，而群起而奔趋于内，为其所缚，忘其所自，死守其法而不出耶。天下至尊而可师者，莫若圣人。圣人曰：“吾法诸天，吾求之心。”以圣人而犹法天求心，而吾人独何从乎？文章非细事也，所以明圣人之道也，明吾人之性也，明吾人之情也。而不法于天，求于心，得乎？盖名下士只知其为文之法，而不知其法之所从出，故谓之冬烘也。能知天与心，乃法之所从出，则自能生等等至百千万亿不可说。不可说之法，而岂若冬烘不过一反正呼应数法而即已也哉！余之论文而必归诸天与心者，盖谓天与心，不知其所从来，不知其所从去，亦不知其为谁也。而能作斯天斯心，亦不知斯天斯心独钟于谁也。而能得其精天时而动也，不知其动自何因，则时寒时暑，时暖时凉，时风时雨，时晦时明，时发万物于春夏，时枯万物于秋冬。若憎若爱，若弃若珍，难量难测，恍惚杳冥。日日能变，日日能新。心因触而动也，可歌可泣，可悲可欣，可恨可怒，可憎可矜，可笑可哭，可信可凭。可以发千古之秘密，可以抉吾人之性情。能一往而不回，能百折而不屈。灵忽莫定，出入无穷。视不可见，听不可闻，杳然而出于天地之先，即太始亦若出乎其后者也，同夫天亘万古而不穷者也，盖以其真故也。惟世间之最真者，莫如天与心；惟天与心为最真，故其动而触也，为人所不能测；惟善能文者，剖天抉心，自行所法，故其说亦为人所不能测。是故文之真也，能朴能茂，能肆能收，能微能显，能精能粗，能雅能俗，能死能生，能奇能平，能直能曲，能冲能突，能纤能回，能续能断，能俭能华，能忽能常，能灵能顽，能戏能庄，能散能整，能有情，能无情；能有心，能无心；能幻化百千万亿形状声音，悲喜慨叹，憎爱恨怒，离文天矫光怪，坚深孤洁，寒俭丰腴，清劲吞吐，惊骇苦痛，大哭大笑，而莫可端倪。然亦并不知有若是之能，而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止，亦若夫天与心之不测。而或者乃指其文曰：某处为反，某处为正，某处为呼为应，为承为转，为收拾，为开拓等等之法，学文者当以为宗，不亦痴乎？不悟法之原而自为法，而拘于法而失其原，此冬烘所以见悲于识者也，此余之所以为据者也。故曰余尝自负能论文。壬午夏，洪子昉思自杭州来，持所作《长生殿》掷余前曰：“闻子能论文，能识我文乎？”余以为是名下士也，置案头三日不翻阅。偶朝起，俟水洗面，呆立案左，随手掀《定情》篇读



之，不觉神为所摄。噫嘻，异哉！昉思为谁也，而能是文耶？是文也，而竟出自昉思耶？急追次篇读之不自禁。又追其次之次读之，至昼午遂尽上卷。又急追下卷读之，不自知其拍案呼曰：昉思其耐庵后身耶？实甫、临川后身耶？殆玉环后身耶？抑明皇后身耶？何其声音悲笑，毕肖其人耶？抑得乎天？得乎心？而幻化百千万亿不可测之境情，假此游戏人间耶？固超乎冬烘先生之法，而自为法者耶？虽然，何其多情也。多情而出于性，殆将有悟于道耶？然欢娱之词少，悲哀之词多，昉思其深情而将至忘情，以悟情之即性即道耶？噫嘻，异哉！此所谓心合乎天，而发于真者耶？世有昉思之文，则吾侪之真能论文者，可无寂寞之忧，然不免冬烘先生之谋之杀也。昔卓吾云：“即为世人辱我骂我，打我杀我，终亦不忍吾文藏之深山，投之水火。”盖其意欲公诸天下，而不忍文之真种子断绝于世，使后人无所依归也。余于昉思之文亦然。金陵王廷谟议将拜序。

洪君昉思客长安，衍明皇妃子事曰《长生殿》，纪实亦□始也。一时纸贵都下，山左赵内翰尤为赏鉴。此自有精神命脉，绝不向词句间讨生活。故心之所发，动人最切。余向作《幻花缘》数出，好事者持付梨园，乃今而知红氍毹上，不免使巧匠露齿。夫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固也。然音节不细，顿乏天然之妙，令歌者舌挤不下，则亦安在肉之果胜哉！昉思此剧，不惟为案头书，足供文人把玩，近时宴会家纠集伶工，必询《长生殿》有无。设俳优非此，俱为下里巴词，一如开元名人，潜听诸妓歌声，引手画壁，竞为角胜者然。是此剧之动人，岂徒优孟衣冠作傀儡故事已邪？我辈闲情著述，要当令及身享有荣名，方不负一生心血。昔王摩诘制《郁轮袍》曲，见知于时，卒致通显。在昉思，初何有他冀，而风流文采，殆过摩诘。后有识者，幸毋以才人本色，第作周郎顾误观，斯为知我昉思者矣！容安弟□□拜草

南北曲之工者，莫如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矣。世既目《西厢》为淫书，而《尧山堂杂纪》又谓《琵琶》寓刺王四、不花，重诬蔡氏，此皆忤刻之论。夫则诚感刘后村诗“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争唱蔡中郎”而作，牛、赵名氏自宋人弹词已然，岂高臆造哉！余友洪子昉思，工诗，以其余波填南北曲词，乐人争唱之。近客长安，采摭天宝遗事，编《长生殿》戏本。芟其秽嫚，增益仙缘，亦本白居易、陈鸿《长恨歌》、《传》，非臆为之也。元剧如《汉宫秋》、《梧桐雨》多写天子钟情，而南曲绝少。每以闺秀、秀才剿说不已，间及宫闱，类如韩夫人、小宋事。



数百年来，歌筵舞席间，戴冕披袞，风流歇绝。伶玄序《飞燕外传》云：“淫于色，非慧男子不至也。”汉以后，竹叶羊车，帝非才子；后庭玉树，美人不专。两擅者，其惟明皇、贵妃乎！倾国而复平，尤非晋、陈可比。稗畦取而演之，为词场一新耳目。其词之工，与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相掩映矣。昔则诚居栢社沈氏楼，清夜按歌，几上蜡炬二枝，光忽交合，因名楼曰“瑞光”。明太祖尝称《琵琶记》如珍玉百味，富贵家不可阙。然则诚以不寻宫数调自解，韵每混通，遗误来学。昉思句精字研，罔不谐叶。爱文者喜其词，知音者赏其律。以是传闻益远，畜家乐者攒笔竞写，转相教习。优伶能是，升价什伯。他友游西川，数见演此，北边、南越可知已。是剧虽传情艳，而其间本之温厚，不忘劝惩。或未深窥厥旨，疑其诲淫，忌口腾说。余故于暇日评论之，并为之序。同里弟吴人舒凫题。

元人多咏马嵬事，自丹丘先生《开元遗事》外，其餘编入院本者，毋虑十数家，而白仁甫《梧桐雨》剧最著。迄明则有《惊鸿》、《彩毫》二记。《惊鸿》不知何人所作，词不雅驯，仅足供优孟衣冠耳。《彩毫》乃屠赤水笔，其词涂金绩碧，求一真语、隽语、快语、本色语，终卷不可得也。稗畦洪先生以诗鸣长安，交游燕集，每白眼踞坐，指古摘今，无不心折。又好为金元人曲子。尝作《舞霓裳》传奇，尽删太真秽事。余爱其深得风人之旨。岁戊辰，先生重取而更定之。或用虚笔，或用反笔，或用侧笔、闲笔，错落出之，以写两人生死深情，各极其致。易名曰《长生殿》。一时朱门绮席，酒社歌楼，非此曲不奏，缠头为之增价。若夫措词协律，精严变化，有未易窥测者。自古作者大难，赏音亦复不易。试杂此剧于元人之间，直可并驾仁甫，俯视赤水。彼《惊鸿》者流，又乌足云！长洲同学弟徐麟灵昭题。

唐宗祸患，实始屏藩；李氏颠危，率由宫寝。念牝鸡之司旦，则九庙皆倾；恨封豕之当涂，则三灵皆晦。缅惟上皇穆德，几于燕啄龙螭；原夫天宝颓纲，类彼易牛雉雉。伤心养子，竟卸黄裙；太息穷途，长埋紫褥。此先朝阿监，难禁永夜悲来；而旧日梨园，时复数行泣下。粤自神尧应运而后，带砺无虞；天策建议之初，闺闈整肃。好鹰爱马，重思太穆遗言；流水游龙，曾睹昭阳快论。盖襄阳公主之女，合奠坤维；且长孙无忌之门，应嫔内则。迨院入回心，人来感业，武媚娘之宜淫中篝，远逾斗腕何妃；韦庶人之渎乱宸居，更甚貽诗昭珮。灾生弃妇之年，衅起褻儿之手，千古慨然，从来旧矣！既



而受制中珰，移权节度，已忘祖父之艰难，顿使钟簴之寥落。霓裳曲里，骨肉飘零；羯鼓声中，山河破碎。揽半钩之锦袜，浑如白玉连环；捧下地之香囊，直似蓝丝条脱。招魂沧海，返也无时；沈醉三郎，悔将何及！所以连昌故址，匪但哀感尚书；长恨新歌，不独愁萦司马也。老友洪昉思先生，狂若李生，达于贺监。铁拨银箏之座，猥怜倾国佳人；柔丝脆竹之场，每说开元遗事。因寄情于乐部，遂传习于教坊。宫中娘子，绰约如生；塞上吴儿，蹒跚斯在。还看绣褙以牵车，又见黄衫而舞马。五家巷陌，云霞之罗绮常新；十宅轩除，姊妹之衣香不散。望仙楼风景依稀，朝元阁恩波仿佛。乃复写精心于初睡，传密意于横吹。深摹翦发之情，曲绘扫眉之态。可谓芙蓉帐底，亲试鸳鸯；玳瑁筵前，微闻芰泽者矣。若夫渔阳突骑，潼关稠叠之霜戈；龙武顿军，蜀道崎岖之麦饭。竹林大去，奔马何之？佛室遄归，含鱼不得。莫不停杯慷慨，心摧一骑红尘；度曲凄凉，泪滴三条桦烛。至于殷勤钿盒，再到人间；奄冉领巾，仍来天上。展画图于别馆，想形影于前生。则又须眉毕肖，汉武帝之辗转灯前；颜色宛然，殷淑仪之徘徊幕下也。呜呼！笙箫两部，顿教老兴淋漓；风月一帘，不过才人游戏。而俯仰道衣遇主之初，追维长门伏地之始。范阳馀孽，歼灭无存；杨氏诸姨，风流何在？才终一阅，能消上客之雄心；试阅全编，可作大唐之实录。仆惯听引喉，未娴搞箸。生憎肥婢，谁凭小史以新翻；梦入瑶台，不解中丞之绝调。何来协律，唱彻曼声？留得庭兰，偏增百感。明珠颗颗，须倾七宝颇梨；红豆累累，欲下万年鹦鹉。坐春风而按拍，快逢君于大令之园；瞻云汉而相思，恍置我以长生之殿。同里苏轮拜题。

曾闻秋士，最易兴悲；况说倾城，由来多怨。青天恨满，已无寻乐之区；碧海泪深，孰是寄愁之所。所以郑生马上，诗纪津阳；白傅筵中，歌传长恨。踵为填词，良有以也。逮余泛览天宝之事，流连秘殿之盟，见夫元人杂剧，多演太真；明代传奇，亦登阿苹。而或缘情之作，聊资子野清歌；累德之辞，间杂温公秽语。春华秋实，未可相兼；乐旨潘辞，尤难互济。今读稗畦先生《长生殿》院本，事与曩符，意随义异。声传水际，渊鱼听而耸鳞；响遏云端，皋禽闻而振羽。曲调之工，畴能方驾。至所载钿盒定情之后，羽霓奏曲之时，梦雨台边，朝朝荐枕；避风殿上，夜夜留裙。氏灼参媒，笑匏瓜之无匹；可离独活，羨连理之交荣。今古情缘，非兹谁属？或谓虚后宫而故剑是求，得遗世而倾国不惜。岂有他生未卜，旋叹芝焚；此世难期，忍看玉碎。得自小过，取笑双星。不知尘坩入而时异处堂，宗社危而势难完璧。



徐温之刃，已渐及于杨庭；鬻拳之兵，行将陵于楚子。此而隐忍，不几覆后稷之宗；若更依回，将且致夫差之陪。权衡常变，夫岂渝盟；审察机宜，乃为善后。推斯意也，知其黄土之封，荣于金屋；白杨之覆，等于碧城。然吾于此窃有慨焉！设使包胥告急，依墙之计不行；烛武如秦，围城之师未解。则是珠襦玉匣，安能对香佩以伤心；碧水青山，何止听淋铃而出涕。就令乘舆无恙，南内深居，而天孙无补恨之方，方士乏返魂之术。亦只吊盛姬于泉下，何由效叔宝于台边。千古悲凉，何堪胜道！即如班姬失宠，感团扇之微风；陈后辞恩，望长门之明月。许婕好不平之曲，泪涩朱弦；卫庄姜太息之言，心忧黄里。他若明妃毳帐，侯媛锦囊，或辽落于江南，或飘零乎塞北。啜其泣矣，伤如之何？兹乃补娲皇之石，赖有蜀笺；填精卫之波，幸存江笔。繁弦哀玉，适足写其绸缪；短拍长歌，亦正形其怨咽。嗟乎！郑卫岂导淫之作，楚骚非变雅之音。是以归荑赠芍，每托喻于美人；扈苕滋兰，原寄情于君父。而孔公正乐，不尽删除；屈子抽思，并存比兴。犹之子虚乌有，未尝实有其人；回雪凌波，要亦绝无是事。于是循环宝帙，似属寓言；倡叹雕章，无非雅则。马、郑、王、白之外，饶有渊源；施、高、汤、沈之间，相推甲乙。使逢季札，定观止而无讥；若遇周郎，亦低徊而罔顾。故知群推作者，洵为唐帝功臣；事竟砭然，恐是玉妃说客。同里门人汪增拜识。



题 辞

越州吴向荣

由来尤物易伤人，旧谱霓裳一曲新。坐客不须悲落职，当时天子尚蒙尘。

宛陵梅庚

老按红牙尚放颠，惊弦已脱罢相怜。开元天子无愁曲，不挂弹文事不传。
会饮征歌过亦轻，飞章元借舜钦名。谁知白下司农第，又打长生院本成。

武进陈玉璫

渺渺燕云入望微，金台逾比旧时非。君才小露长生殿，便尔惊人放逐归。
风流词客挂弹章，七字惊魂复断肠。不道长生私誓后，翻教情薄李三郎。

淮南杜首言

开元盛事过云烟，一部清商见俨然。绣口锦心新谱出，弹词借手李龟年。
回护当年用意深，风流天子感知音。传奇大雅存忠厚，观者须思作者心。

会稽罗坤

拍手旗亭乐不支，才人慢世许谁知。应将一曲山香舞，堪比洪生绝妙词。
词笔娄东迥绝尘，排场我爱秣陵春。六朝感慨风流后，跌宕中原有几人。
搔首天涯唤奈何，红牙象板手摩娑。多才何处消怀抱，且谱当年长恨歌。

大梁周在浚

钱塘才子谱新腔，纸贵长安递写忙。不数沉香亭畔调，何妨名姓入弹章。
渔阳鼙鼓自天来，火照潼关四扇开。舞罢霓裳新月冷，何人更为马嵬哀。
惊才艳思写乌丝，画出开元全盛时。栈阁淋铃叹秋雨，此时情事少人知。

牟山孙凤仪

风流遗事长生殿，名擅词坛重一时。谱出几多肠断处，淋铃细雨滴梧枝。

吴山顶上逢高士，广席当头坐一人。短发萧疏公瑾在，看他裙屐斗妆新。

余于吴山演《长生殿》剧，是日恰遇先生。

萍踪忽合果称奇，艳曲明妆赛夜辉。虽是天涯沦落客，江州未许湿罗衣。
至尊偏是占风流，午夜香盟七夕秋。已信曲中讹字少，周郎故故动星眸。
载酒江湖乘白舫，征歌花鸟拍红牙。何如一曲长生殿，消尽离魂在碧纱。

绣水王概

共歌致曲蹈临川，功德奚关亦艳传。几见弹文加俗骨，讵繇风月即神仙。
结用放翁自述。

或用抄存置案头，要翻长恨作无愁。个中理法尤兼到，卓是词家第一流。

□□□□□

锦瑟琼箫玉树笋，开元旧事谱新声。伤心宛转蛾眉死，一代红颜一掷轻。
阳阿激楚调弥高，稗老摘词兴最豪。不道怜才皆欲杀，于时还笑郁轮袍。
霓裳曲自禁中传，转眼春风事播迁。独抱琵琶流落去，空教肠断李龟年。
仆本江郎赋恨人，歌来长恨更酸辛。楼台海上虚无里，何处仙山觅太真。

临平王绍曾

拍罢红牙满院春，当筵花草一时新。灯前仿佛三郎在，暮雨淋铃哭太真。
玉环幽怨写新词，想见明皇不自持。夜半星前含泪语，长生殿内有谁知。

娄江周鼎

征君才调过伶玄，为有清愁托感甄。外传书成通德去，可知长恨亦年年。

江宁黄鹤田

西陵才子谱新声，人在长安旧有名。艳思惊才夸绝代，长生殿里证深情。

海宁杨嗣震

曾是江湖骯髒身，归来暂喜卧湖滨。狂名厌杀天涯满，小字呼来北里真。
窈窕吴娘歌此曲，风流老辈数斯人。旗亭市上红楼里，群指先生折角巾。
文章豪侠动公卿，水调何妨曲转清。是处青衫增悒悒，可怜红豆误功名。
话来天宝千年恨，翻出霓裳一部声。我欲灯前亲按拍，舞裙歌扇未分明。

江上王位坤

花落春城雨似丝，五侯池馆笛悲时。青绫枉负平生志，红豆凭传到处词。



岸幘独惊焦遂酒，方袍闲赌谢公棋。于今纵有清平句，不拟濡毫上玉墀。

语水许观光

海内争传绝妙辞，红牙檀板按歌时。当年法曲来天上，此日新腔遍教师。
删却烦言偷换谱，装成丽句助弹丝。玲珑有调吾能唱，谁似风流独尔司。

□□吴来侗

渔阳烽火照长安，院宇荒凉不忍看。蜀道离魂悲白练，蓬山密誓托青鸾。
霓裳小院歌声歇，石马昭陵汗血干。莫向马嵬寻宿草，香囊钿盒事漫漫。



自序

余览白乐天《长恨歌》及元人《秋雨梧桐》剧，辄作数日恶。南曲《惊鸿》一记，未免涉秽。从来传奇家，非言情之文，不能擅场。而近乃子虚乌有，动写情词赠答，数见不鲜，兼乖典则。因断章取义，借天宝遗事，缀成此剧。凡史家秽语，概削不书，非曰匿瑕，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。然而乐极哀来，垂戒来世，意即寓焉。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，祸败随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玉环倾国，卒至陨身。死而有知，情悔何极！苟非怨艾之深，尚何证仙之与有。孔子删《书》而录《秦誓》，嘉其败而能悔，殆若是欤？第曲终难于奏雅，稍借月宫足成之。要之广寒听曲之时，即游仙上升之日。双星作合，生切利天，情缘总归虚幻。清夜闻钟，夫亦可以遽然梦觉矣。康熙己未仲秋，稗畦洪升题于孤屿草堂。





例 言

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，谈及开元、天宝间事，偶感李白之遇，作《沉香亭》传奇。寻客燕台，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，因去李白，入李泌辅肃宗中兴，更名《舞霓裳》，优伶皆久习之。后又念情之所钟，在帝王家罕有，马嵬之变，已违夙愿，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，明皇游月宫之说，因合用之，专写钗盒情缘，以《长生殿》题名，诸同人颇赏之。乐人请是本演习，遂传于时。盖经十余年，三易稿而始成，余可谓乐此不疲矣。

史载杨妃多污乱事，余撰此剧，止按白居易《长恨歌》、陈鸿《长恨传》为之，而中间点染处，多采《天宝遗事》、《杨妃全传》。若一涉秽迹，恐妨风教，绝不阑入，览者有以知余之志也。今载《长恨歌传》以表所由，其杨妃本传、外传，及《天宝遗事》诸书，既不便删削，故概置不录焉。

棠村相国尝称余是剧，乃一部闹热《牡丹亭》，世以为知言。余自惟文采不逮临川，而恪守韵调，罔敢稍有逾越。盖姑苏徐灵昭氏为今之周郎，尝论撰《九宫新谱》，余与之审音协律，无一字不慎也。

曩作《闹高唐》、《孝节坊》诸剧，皆友人吴子舒凫为余评点。今《长生殿》行世，伶人苦于繁长难演，竟为伶辈妄加节改，关目都废。吴子愤之，效《墨憨十四种》，更定二十八折，而以虢国、梅妃别为饶戏两剧，确当不易。且全本得吴论文，发余意所涵蕴者实多。分两日唱演殊快，取简便当觅吴本教习，勿为伶误可耳。

是书义取崇雅，情在写真，近唱演家改换有必不可从者，如增虢国承宠、杨妃忿争一段，作三家村妇丑态，既失蕴藉，尤不耐观。其哭像折，以哭题名，如礼之凶奠，非吉祭也。今满场皆用红衣，则情事乖违，不但明皇钟情不能写出，而阿监宫娥泣涕，皆不称矣。至于舞盘及末折演舞，原名霓裳羽衣，只须白袄红裙，便自当行本色。细绎曲中舞节，当一二自具。今有贵妃舞盘学院纱舞，而末折仙女或舞灯、舞汗巾者，俱属荒唐，全无是处。

洪升昉思父识

太真遺魚

淑儀影撫鮑同野摹本

